

· 宋孝先 ·

風橋笕再沐戰場古回 (上)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下午三點多，緊鄰杭州灣的空軍笕橋機場，空中烏雲低垂，還不時飄著雨水，這實在不是飛行的好天氣。

空軍第四大隊

大隊長高志航靜靜的站在跑道頭，仰望天空，眉宇之間藏不住內心的隱憂和焦急。昨日他領受了一項支援淞滬戰事的任務，今日上午又下達了一道十萬火急的命令給他的部隊，限令駐紮河南周家口所有第四大隊的飛機，在八月十四日前全部飛抵笕橋機場，準備對日本以艦砲

支援陸戰隊登陸的艦隊，施以殲滅性的一擊。看到空中惡劣的天氣，他正在為他的戰鬥伙伴們的飛行安全擔憂，他屬下第四大隊的飛機，能否安全無損的通過航路上陣陣的雷雨，落到杭州的笕橋機場？這些空中兵力，是他受命要去完成殲滅日本那些用艦砲火力來支援登陸的艦隊的籌碼。事關淞滬戰事的成敗，肩頭的責任不可謂



訪杭州笕橋醒村留影。

不大，空中飄落的雨水，讓高志航深鎖的眉頭，越來越揪結在一起。

日本駐防在臺灣松山機場的海軍鹿屋與木更津航空隊，此時卻利用天氣的掩護，從新竹基地起飛的「三菱」一九六式重型轟炸機，浩浩蕩蕩的朝杭州的笕橋機場而來。他們根本沒把中國空軍的武力放在眼裡，日本空軍訓練時的假想敵是蘇聯的空軍，在六年前那次一二八的淞滬空戰，日本一舉擊落四架中國空軍的飛機。所以他們此次前來轟炸笕橋機場，覺得猶如探囊取物一般，殊不知他們這個算盤打的大錯特錯。那時的中國空軍剛剛成軍，除了飛機性能落後，也缺乏訓練，讓日本空軍予取予求。經過這幾年的秣馬厲兵，再加上高志航、李桂丹都是東北人，在家鄉淪落在日本鬼子之手後，他們早就義憤填膺，心中充滿救亡圖存的氣慨，一心就想消滅鬼子打回老家，替中國人出一口鳥氣。可惜無知的日本侵略者，滿以為他們只要飛到笕橋機場上空，利用雲層的掩護，把翼下的炸彈投下去，就可以把機場夷為平地。他們浩浩蕩蕩而來，他們真的沒把中國空軍放在眼裡，真的沒有。

此時，海上觀測站傳來情報：「雲上有隆隆的飛機馬達聲，從臺灣的



筆者站在笕橋航校旗桿前。

方向來，朝杭州方向而去。「機場裡相關部門接到訊息後，立即拉起「嗚」嗚」，「淒厲的防空警報聲。高志航聞之臉色大變，心想如果他的機隊，此時正好要落地的話，豈不是極可能遭到日本鬼子的襲擊？可是還真無巧不成書，李桂丹所率領三個中隊的「霍克」飛機，此時突破航路陣陣的雷雨，在極端惡劣的天候下，飛到笕橋機場上空。彌漫在航路上的雲霧，極低的能見度讓機群已無法編隊，可是

李桂丹憑著對地形的熟悉，把飛機飛到雲下，穿越山谷飛行。命令所屬機群採跟蹤隊形，一架咬住一架，跟著前機白色又略帶泛黃的尾燈（飛機燈光的配備是左紅、右綠、尾白），一路很艱困的飛到杭州笕橋，不要說是開弓沒有回頭箭，何況十萬火急的任務正等著他們，大隊長還限今日非要飛到的軍令，他們能不突破重重障礙而來嗎？

在此危急時刻，四大隊的機群，卻又正巧到達笕橋上空。李桂丹的飛機率先落地，在積水飛濺的跑道上，他一眼望見了已等候多時的大隊長。在飛機剛剛滑到停機線，高志航就飛奔過來，並且大聲的喊叫：「不要開車，日本鬼子的飛機已經到達杭州上空，一半兵力起飛迎戰，一半兵力加油待命出擊。」李桂丹一聽敵情，頓時忘記了兩個多小時顛簸的勞累，馬上掉轉機頭，依大座指示率領一半兵力起飛迎敵。在風雨飄打中，高志航也找到了自己的座機，他立刻把飛行員換下來，跳上飛機後，推滿油門，加足馬力而去，剛剛被換下來的飛行員，大聲呼喊：「大隊長，油不多了。」此時敵情在前，高志航已顧不得那麼多了，留下聲聲的呼喊，在轉動的螺旋槳聲中，像飛絮一樣飄盪在空中。

氣中。只見高志航的飛機，一帶機頭，閃電般率領四大隊的飛行健兒，躍上雲層殺敵去了。

這些躍上雲層的空軍健兒，看到那些像似貼著狗皮膏藥，又像是酒家女臉上塗滿胭脂的日本「三菱」九六式重型轟炸機，眼睛都紅了。面對凶惡的空中豺狼，腦海中只有四個字「報仇雪恨」，幾乎沒有什麼戰術可言，這些熱血的雄鷹，呼的一下就衝入了太陽旗編織的敵機群中。第一批到達杭州的十一架日本轟炸機飛行員怔住了，根本沒見過這種不怕死的打法。所謂「一夫當關，萬人莫敵」，日本鬼子看見中國的空軍健兒衝進機群後，不得不趕緊避讓。可就在這說時遲那時快的當兒，我空軍健兒所駕的飛機，瞬間從機頭上冒出了一條條長長的火鏈，像雷電一般佈滿天空，那種氣勢確實把來襲的日本飛行員嚇到了。高志航一下子就咬住了其中的一架，在飛機突進中，那架日本的轟炸機沒命的向下俯衝，高志航那容他逃出火線之外，一個鷄子翻身推下機頭追了上去，緊接著從機頭閃出一條火舌，瞬間吻上了日本飛機，就看得憐的敵機，頓時火光四濺，映紅了雲海，敵機像一團火球，向錢塘江一頭栽了下去。（未完待續）